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十三編

# 地獄礁石

冊

下



上海  
圖書館  
藏書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1 0066B

# 地獄礁下冊

## 第二十三章 以下乃著者口氣

諸君。洛伯帶着龔二亨治。追趕岱五。又回到法國。打算在繁華的中心巴黎市上。報此五重大仇。未到巴黎以前。洛伯用自己的筆記述的。既到巴黎以後。洛伯隱身何處。無人知道。岱五作何生理。也無人曉得。要洛伯岱五再行出現。不知在什麼時候。什麼地方。又不知二人是活着出現呢。還是死後屍骸出現。還是壯快的決鬪呢。還是悲慘的復仇。洛伯與岱五究竟遇到遇不到。詳細情形。只得用在下的脣舌來演述了。却說去年十一月中旬。巴黎一班遊蕩的貴族們出入的某俱樂部。每夜必有巨賭。當時有個少年。乃某伯爵之子。家道最富。會員之中。個個想捲盡他懷中的金錢。少年又是賭博的名家。天天有勝無

敗。最多的一夜。竟得了一萬多圓回去。有一天。少年也是大勝特勝。腰懷巨金。得意洋洋。在夜間三點鐘纔出俱樂部。從此不知去向。有的說投河身死。有的說逃往外國。父母託警署搜索。用盡種種手段。也是毫無結果。一星期後。有人見少年常用的一冊雜記簿。落在練兵場上。於是斷定少年遇着路上搶劫財物的人。將他殺死。把屍骸拋入山陰河中去了。從此俱樂部中的人。大勝之時。深夜不敢回家。甚至有雇着警察衛護的。但是一過二星期。這一句話。漸漸無人提及。倒又出了一件奇事。會員中有個陸軍士官某君。一夜中勝了五千圓。到夜半兩點鐘光景。走過練兵場。後面突然有人將他打倒。盡奪他懷中的金錢而去。到士官爬起來。歹人已經逃去。無法可施。第二天去報警察。警察見少年貴族之事未了。又出了這一樁案。那裏可以輕視。更加盡力偵探。不知怎樣竟一點也沒有端緒。於是俱樂部中的會員。暗暗奇怪。無論歹人怎樣利害。那

裏會曉得俱樂部中誰勝誰負。他怎麼如此詳細。專去劫奪那獲勝的人呢。有人說。必定俱樂部內有人與歹人私通。見何人得着巨金。便去暗暗通知他的。警察署內。也是如此疑心。暗中派人偵探俱樂部內的小使。也毫無可疑之處。此事鬧了一星期。又漸漸消滅。剛剛無人提及。不料又出一件大事。此次是俱樂部內的副會長。平日常常負的。惟獨這一夜竟得了七千圓。到賭罷人散。此人向大眾道。諸君。大勝的人。必定會遇到搶劫的。就是搶劫。那裏會曉得我有七千圓呢。萬一他能夠曉得。那纔是真的不可思議。我今天倒要嘗試嘗試。打算末了一個回去。此人特地等大家回去後。方始出俱樂部之門。說也奇怪。此人出了門。行不滿百步。已經被人打倒。七千圓盡行奪去。頭上負傷甚重。第二夜。竟不能到俱樂部中來。會員們個個驚異。一同圍爐談論。其中有個好奇的人。立起來道。諸君。今夜我們何不加倍賭博。占勝的人。最後出去。若再遇劫奪。

一定是俱樂部中的小使們與歹人私通着咧。就可以設法追究。那是隨後可以商量的。加倍賭博。你們贊成不贊成。大家本來沒有什麼事消遣。卽附和道。贊成贊成。這位發起的人。你道是誰。就是洛伯受無名氏之裁判時。贈洛伯一百圓的好奇人袁伯爵。於是一同入打牌室去爭勝負。真真事情湊巧。發起人袁伯爵。居然獨勝。到兩點鐘。已得一萬六千圓了。

## 第二十四章

占勝的人。應當試驗盜賊。須最後回去。加倍的爭勝負。發起人袁伯爵竟自身獨勝。會員們大家覺得有味。向伯爵道。你今夜斷不可乘馬車。快叫馬車先回去。一個人說了。第二個接着道。當着我們。他也決不敢坐馬車。不過馬車回去後。在街上搭街車也是一樣的。我們應當留一人監督他。使他不得取巧。另外一人道。是的是的。我們當留出一人看他是否步行。只消看他出們時不雇車

子就得了。這一句話。大家贊成。於是抽籤選出一人。監視伯爵是否步行。抽中的紳士。叫做彭克邇。這彭克邇。從南美洲奉着某政府之密命而來。入這俱樂部。還不過兩個月咧。此人年近五十。心如少年。善與人交。頗受大眾歡迎。到來年此人一定被選爲俱樂部幹事了。不知何故。袁伯爵不愛此人。僅僅在打牌時與他交談。此外竟不與他講話。這且不提。袁伯爵與彭克邇須等衆人散後再走。打算先吃些東西。命小使備酒肴來。彭克邇也有些飢餓。於是同桌大嚼。其時彭克邇徐徐談那旅行外國的事。講得很有趣。袁伯爵聽得幾乎將今夜的事忘掉。食畢還與他長談。忽然鐘鳴四下。他方始留心。說道。我忘掉了。鐘上已打四下。正是盜賊出來的時刻。我們去罷。說罷。立將起來。彭克邇道。你去聽他們做什麼。萬一鬧出什麼事來。如何得了。他們又不是與你賭東道。不過說笑話罷了。你別當真。我不說出來。有誰曉得。還是坐着我的馬車去罷。好得我

二人本是同路的。袁伯爵道：謝君厚意。但是我那裏對得起人。我既與人約。必須步行回去。你放心。你獨自歸去罷。彭克邇道：我也不是要阻擋你。此事很危險。你別如此固執。袁伯爵道：一點也不危險。彭克邇懷中取出手鎗。授與伯爵道：那麼我借一枝手鎗給你。你手中只有一根杖。那裏濟事。伯爵見他十分要好。便借他的手鎗。彭克邇喜道：是啊。萬一遇到什麼。我那裏對得起你。你務必十分注意。纔是說罷。又再三叮囑。然後跳上馬車先去。袁伯爵隨後出門。正是月光皎潔。他便低聲唱歌。徐徐行走。約走了半里路光景。那四點鐘時候。本是最靜的時刻。好奇的袁伯爵。走幾步。回頭看看。瞥見後面離着一丈處。有一個人影在那裏跟我。或者是平常的行路人也論不定。伯爵走入小路。他也入小路。伯爵行得急些。此人也急些。實是跟定着伯爵咧。伯爵年約三十。正是血氣旺盛之時。不過一向不知武藝。所以有些恐怖。一心要想離開這人影。又急急



行了半里光景。有人忽在伯爵頭上重擊一下。伯爵來不及舉手鎗，已跌倒在地。歹人即忙探手入伯爵懷中，將今夜所得的一萬六千圓銀行券，盡行奪去。袁伯爵並非氣絕，不過打了一下，弄得頭腦糊糊塗塗。連歹人的面貌也看不清楚。到醒來時，已有人將他抱起，尙未瞧見是什麼人。只聽得此人說道：我遲了一步，已經不及。可惜可惜。說罷，此人就去。袁伯爵雖聽得此人聲音，却又沒有瞧見此人面貌。那麼歹人是誰，這遲一步的又是誰呢。

## 第二十五章

袁伯爵不過好奇，要想親遇盜賊。那知弄得性命都幾乎失去。這是自取其禍。並不怨人。到清醒後，立起來細細摸摸，身上別無重傷。不過頭部擊打處覺痛罷了。再一摸懷中，那挾銀行券的一冊簿子，已經失去。這可見得是盜賊的行爲。如此看來，一定俱樂部中有人與盜賊私通。預先把得勝的人通知他的伯。

爵又想方纔跟在我後面的是什麼人。他與我離開一丈多路。實在不是盜賊。盜賊乃另外一個。是早已伏在這裏等候着。那麼跟我的人。或者是監督着盜賊的舉動。是一個偵探。他見我被擊。趕將過來。要想捕賊。賊已逃去。所以他說遲了一步。已經不及。可惜可惜。說罷而去。不對。他若是偵探。應當向我詢問各種事實。怎麼抱了我起來。飛也似的逃了。伯爵竟莫明其妙。時候已很不早。便拍拍衣上灰塵。回家安睡。直睡到明晨十點鐘。正在想起昨夜的怪事。見枕畔小桌上。有一封信。一個包。伸手取信來一看。見信封上單書袁伯爵。下面既無發信人姓名。又無郵局消印。一定是差人送來的。伯爵好生奇怪。叫僕人來一問。說今天朝晨。有人將信與包拋進門來的。詳細情形。也不明白。不如先看看內容。打開包來。見是一千圓的銀行券十六張。恰與失去之數相同。伯爵更爲奇怪。拆開信來。乃是尋常的紙張。只見寫着道。

袁伯爵閣下。此款可補閣下所失。望勿謙遜。任意使用可也。

別無姓名月日。什麼人所做。一點也不明白。筆跡是男人所寫。且很粗暴。難道昨夜跟我之人。確是偵探。他已替我查得了麼。然而既是偵探。他又何必隱名投函呢。不如去報了警察。再作計較。於是起身穿衣。一想報了警察。被報紙上登載出來。豈不引人笑罵。只得再坐定細想。一回兒心中大所有悟。拍手道。明白了。無非是俱樂部中之人惡作劇。有意嚇我。當真的盜賊。自然目的在金錢。他裝做盜賊。不過嚇嚇人。所以將錢還我了。有趣有趣。我總算是好奇的人。不料俱樂部中更有比我好奇的人。此人不知是誰。但是如此將人玩弄。未免太過分些。我假做不知。絕不提起。等他們掃興了。自己就會說出來咧。他打定主意。到夜間裝做若無其事。仍往俱樂部去。

## 第二十六章

袁伯爵以爲劫奪金錢。乃俱樂部中人之惡戲。就要想看破此人。第二夜。依然到俱樂部去。今夜正是大家要打聽伯爵的消息。一見伯爵。大家齊道。昨夜怎樣。伯爵淡然道。一點也沒有什麼。世上的事。往往你預備着前去。就恰巧遇不到。大家聽了此話。都很奇怪。有的說這真不可思議。有的說這也是意中事。有的說也是伯爵僥倖。一人說伯爵一定違了約乘馬車回去的。正在評論。那彭克邇已到。說道。不然。我是昨夜公舉的監視人。代理諸君監視伯爵去的。並非乘馬車。我還勸他與我同車。他說對不起衆人的。一定要步行。此事我能保證。大家聽了彭克邇之辯駁。都很滿足。一人道。那麼昨夜歹人並沒有知道伯爵占勝的。一人道。以前也未必是曉得了何人占勝。然後劫奪的。不過被劫的人。恰是占勝的人罷了。一人道。那是只好說歹人的運氣好。一人道。是啊。會員中又無人向歹人通知。怎麼會曉得什麼人大勝的呢。如此大家不過想像。無人

去細問。又不像串通了故意戲弄伯爵。伯爵自己覺得錯了念頭了。昨夜實是真的盜賊。並非會員們惡戲。那麼會中必定有人是真的盜賊。或向盜賊通信的。這樣親親熱熱交際的人裏頭。若真有盜賊在內。那還了得。決不放他過去。必須要看破他纔是。我當盡我心力來探索此事。不過探索之舉。若向人說明了。歹人就有預備咧。還是我獨自一人祕密觀察罷。這一夜照常歸家。翌日起身。即取出會員名簿。一一檢閱。個個是有來歷的貴族紳士。大半是比我富比我貴的人。絕無可疑之人物。只有彭克邇一人。是南美洲人。他的履歷。不很明白。只得先從此人偵探起。此外沒有他法。又查彭克邇是何人介紹入會的。乃與我自幼親如兄弟的好萊侯爵帶他入會。於是即往侯爵處詢問底細。那知侯爵也不很明白詳細情形。從前遊歷非洲時。與他一同宿在土耳其的旅店中。大家談起來。便同歸法國的。路上一同遊覽各地。非常親熱。一到法國。他就

請求介紹入俱樂部。他的歷史。全不曉得。不過土耳其亞非利加等話很熟。途中頗叨他的光。因此替他作介紹書。此人也別無怪異之處。生活很奢華。遊樂等事。都與上流社會人交際。金錢極闊綽。家中有二輛馬車。六匹馬。不過從沒有招朋友到他家裏去過罷了。邀朋友在家中宴會。乃上流社會之常事。彭克邇沒有此事。這是什麼緣故。袁伯爵心裏一疑。便覺得此事實實在可疑。從此當練習偵探術。去偵探彭克邇的來歷。明日專心從事於此。

## 第二十七章

袁伯爵此後的方針。第一在探查彭克邇的來歷。要探此人。應當先跟隨他。暗看他往那裏去。我的姿態。必須變換一個樣子。然而伯爵那裏懂得這些事。假髮怎樣用法。面色如何變化。不過見舞台上伶人變換形態罷了。我自身那裏會變。只得去請教優伶。從事練習。明天往一個向來熟識的女優家中去。學

習衣服之穿法。假髮之用法。顏面之化粧法。練習了兩個月光景。自己就能夠扮着各種人物。走入熱鬧之區試試。竟無人看得出破綻了。扮了一個馬夫。就是真馬夫見了。也當他同業看待。如此去探彭克邇。沒有什麼恐懼了。有一天。扮做大戶人家的門公模樣。在彭克邇住宅的近旁徘徊。那邊全是貴族紳士的邸宅。別無小的房屋。只有彭克邇住宅的對面。有一家小酒店。店主人昔日曾在貴族人家當差。現在在貴族社會。很有些面子。下人求他介紹的。不計其數。一想與這主人談談。探聽探聽彭克邇平日的情形。或者可以得到什麼意外之事也論不定。於是進去喝酒。喝了一回。向主人道。我在八年前。曾在這裏當過差。主人死後。就雇在一個美國紳士家裏。現在紳士已歸美國。身體閑着。要請你老人家保薦保薦。不知有相當的人家沒有。主人道。是啊。待我留心着。或者能得到好事情的。你若立刻就有。那是找不到的。伯爵道。對面的一家。

聽說主人叫彭克邇。是南美人。下僕還不多。你熟識麼。主人道。是啊。聽說是南美人。但是非常古怪。曾經旅行過非洲。帶着兩個黑奴來的。當他們馬夫使用着。不知何故。不雇用法國人。此外還有一人。專司看門的。也不是法國人。好像是愛蘭人。名叫亨治。此人最喜喝酒。常常到這裏來喝的。不過與我不要好。所以不與他交談。我看你一樣的當差。到底是純粹的法國人家好。將來我替你留意。這一家請你別盼望罷。伯爵道。其實我欲投靠入這一家。特地打聽你的。你既如此說。只得請你另行設法。大約不久總可以得到好地方的。二人又談了幾句閑話。也打聽不出什麼要事。只好付了賬出去。再在彭克邇家宅的周圍瞧瞧。見後庭有一很奇怪的潛戶。彭克邇若夜間做那劫奪的事。一定從這潛戶中出入的。但是只有這潛戶。還做不得證據。這一天。只得就此回去。緩日再行細探。



## 第二十八章

袁伯爵密探彭克邇之行動。還恐怕被他人覺得。所以每日照常到俱樂部。與彭克邇等依然打球打牌。有一夜正在賭博。將近晚餐時刻。要預備晚餐。喚僕役長來。對他說道。今夜在此晚餐。將我的名記在飲食賬上。僕役長答應而退。賭畢。走入食堂。要查查今夜是那幾個人。在此晚餐。萬一有我不合意的人在內。我就塗去我的名兒。上館子去吃。取了飲食簿。看看各人姓名。那知簿子上的字。使伯爵大吃一驚。這字實與送銀錢的信。是同一筆跡。伯爵一壁驚。一壁細看。實與無名的書信。出於一人手筆。這簿子若是僕役長所寫。那是書信也。是他所寫。如此前夜跟在我後面。說來遲一步的。也是此人。送還銀行券的。也是此人。僕役長爲何做出這種怪事來。伯爵不勝疑惑。再叫他來。對他臉上凝視。他不慌亦不怯。書信若是他所寫。他臉上必有幾分瞧得出。此刻一點也沒

有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伯爵看他的樣子。年約四十五六。人很沈靜。是個平常的僕役長。不像盜賊。不像惡人。伯爵想了一回。懷中取出無名書信給他看。說道。你記得此信麼。僕役長照信上文句。讀了一遍。訝道。不錯。與我的筆跡很相像。但是我沒有寫這種信。伯爵心中却狠疑惑。不過無言可問。多問也不很方便。卽點點頭道。原來如此。也不說下去。食畢。他還懷着疑。出食堂。入幹事室。向幹事問僕役長之來歷。亦知有相當之人介紹。已雇用半年以上。名喚龍沙。一向旅行外國。因此外國語很熟。氣質正直。作事頗勤。從來沒有請過一天假。現已升至僕役長。他的行爲。毫無缺點。不過時時在那裏憂鬱。乃是美玉之瑕。此外竟沒有什麼異樣的地方。伯爵打聽了一回。就此出去。心中暗想。龍沙與彭克邇。竟有相似之處。他雇入俱樂部時。恰與彭克邇進俱樂部。是同一時候。他一向旅行外國。彭克邇也是一向旅行外國。他熟諳外國語。彭克邇亦然。此人莫

非是彭克邇的爪牙。特地使他雇用在俱樂部內的麼。叫他留心觀看會員的舉動。有何人獲得大金。就去通知盜賊。那麼他爲什麼要還我金錢呢。伯爵愈想愈疑。以爲我欲探彭克邇。當先探這僕役長龍沙。龍沙究竟是誰。彭克邇到底是什麼人呢。

## 第二十九章

伯爵既疑及彭克邇與龍沙。便先向俱樂部問明龍沙宿所。方知離俱樂部不遠。是一家下等旅館。袁伯爵卽去問旅館主人。主人不知其細。但知從六七個月以前到此。每日赴俱樂部去。午後四時出去了。須明晨六時半回來。別無朋友來訪問。他也沒有其他職業。此間的宿費。每月先付。不欠半文。在家時。在房中一步也不出來。不知是睡着呢。醒着。袁伯爵聽了此話。更爲詫異。俱樂部中的僕役。都是間日去辦事的。龍沙怎麼每日出去。午後四時出門。到明晨回來。

呢。他一定瞞着人。有什麼怪事。不如我再化着裝去探他的行蹤。翌日。袁伯爵扮做一個商家小使。從夜間十一時起。在俱樂部門口徘徊。其時很有幾個自己熟識的紳士。瞧見了都不奇怪。伯爵暗暗歡喜。曉得化粧術已很精。只是等候龍沙出來。鐘上打過十二下。龍沙事情已完。獨自出來。等他走過了一二丈路。暗暗跟在他後面。他並不覺得。他垂首徐行。似乎心有所思。時候已近一點鐘。路上行人漸少。街燈之光照得很清楚。袁伯爵靠在陰處跟隨。彎彎曲曲。到一點半鐘。至夢得馬坡附近。伯爵暗想。且看他往那一方面去。只見龍沙垂着首一直綫走去。頭也不回。竟上坡子。夢得馬坡上。樹木繁茂。各處有別墅。夜間非常寂靜。卻是盜賊適當的所在。今夜到此。不知做些什麼惡事。輕輕跟上去。龍沙在一家別墅庭前。懷中取出鑰匙。在潛戶上開鎖。伯爵奇怪不堪。見他宛如入自己家中一般。很鎮靜的進去。從此絕無聲音。等了一點多鐘。龍沙不再

出來。這一定是盜賊密會的場所。觀察此屋構造。乃昔日大戶人家的住宅。造得很精緻。不過連年失修。雜草叢生。風侵雨蝕。衰敗不堪。大約好久沒有人住着。再想看看這房屋的四面。怎奈這裏非常冷靜。沒有一盞燈火。後面全是樹林。夜間咫尺莫辨。伯爵暗想不如明日白天再來細探。今夜就此回去。明日並不化粧。在上午十點鐘。仍由昨夜的路到夢得馬坡。一看那住宅。果與昨夜所見無異。荒廢不堪。但是面積很大。昔日定是貴族紳士之別墅。伯爵想向人打聽打聽。近旁又找不到人。將這房屋環繞了三四周。叩叩前後門。裏面似乎沒有人。伯爵剛要回去。見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婦。在後面呼喊。此人大約是住在附近的。他向伯爵道。這是空屋。並無人住着。袁伯爵柔聲道。不對的。有個叫做龍沙的人。確是住在這屋內的。老婦道。附近並沒有叫龍沙的人。我住在這裏已有十五年了。這屋內從沒有見有人住過。袁伯爵道。屋主不明白麼。老

婦道。屋主人好像是外國人。我也不很詳細。你若買這房屋。那是不如買我家的來得合用。我家現在正打算要賣去咧。伯爵道。並不是要買房屋。不過是打聽龍沙這人。老婦道。並沒有龍沙這人。從半年前起。卻有人出入。大約是屋主的主人。附近也無人曉得他的姓名。說罷而去。

### 第三十章

老婦去後。伯爵呆立半晌。此外別無探索方法。只管立在此間。也屬無益。還是回去罷。但是事情愈探愈奇。龍沙爲何在夢得馬坡的怪屋中出入。他進去做些何事。可疑之處很多。要把他樣樣探得明明白白。實是難事。只有平日留心察看。不可心急。從此袁伯爵出入俱樂部中。只是留心紳士彭克邇與僕役長龍沙。然而彭克邇做彭克邇的紳士。龍沙做龍沙的僕役長。二人不像暗中有什麼陰謀。又不像私下狠相熟。後來袁伯爵興味漸淡。以爲這些事。都從我多

疑上來的。然而會員中依然遭遇盜賊。新來一個鄉下富翁。將五千圓金錢。藏在打牌桌的抽屜內。竟會盜去。與他同桌賭博的。是只有副會長與彭克邇。袁伯爵三人。三人之中。必有一個盜賊在內。幸虧此事沒有聲張出去。袁伯爵疑念更濃。一想萬萬不能緩緩的留意。我必須闖入夢得馬坡的怪屋中。看看龍沙的室內情形纔是。明日他又扮做小使模樣。夜間九點鐘出去偵探。這一天。恰巧俱樂部內龍沙不是值日。必定在那怪屋中的。剛到夢得馬坡。天氣大變。風雨交加。雖在黃昏時候。行人已很少。伯爵屢次要想回去。後來以為大風雨之時。反容易偵探。遂冒着風雨。到十一點鐘。剛達夢得馬坡。細細看他的圍牆。後庭牆內。有一大樹。樹枝低接牆端。弔在枝上。好得樹枝狠強。身體已入牆內。雖看不清楚什麼。覺得後庭很廣。方向頗難辨別。摸索半晌。方從草中走至室門口。擡頭一看。樓上窗內。有燈光漏出。這是龍沙的臥室。他在室內。一定做着

一件什麼事情。很想看破他的秘密。無奈沒有梯子。不能上去。若走至門前叩門。叫他來開。倘使龍沙當真下來開門。我如何回答。不是要起他的疑。更使他防備麼。此法不行。想了一回。見離我五六尺前。有幾棵大樹。不如攀登上去。觀看窗中罷。自己暗暗點頭。走至樹旁。選了最低的樹枝。也不管衣服損傷。爬上樹去。一回兒已達到比窗還高三尺的所在。將足騎在枝上。背靠在幹上。兩手握定左右二枝。把身體擺穩。幸虧風聲雨聲。早把我的聲音遮蓋過去。於是向窗內望室內情形。更是袁伯爵所夢想不及的。龍沙的怪異。竟出於伯爵意料之外。

### 第三十一章

袁伯爵見樓上一室甚廣。中央懸掛一燈。燈光照處。四壁俱黑。非常淒涼。一男子屈膝伏在地板上。口中喃喃。如在那裏拜跪禱告。這男子竟是龍沙。伯爵更



不明白了。世上雖有種種宗教。那有深夜避着人拜跪的呢。再看他對什麼東西拜着。見黑的壁間。有一件黑的東西豎着。龍沙是向黑的東西拜跪。黑的是什麼東西呢。形狀似人。其實不是人。又像泥塑木雕之像。細看時。又不是龍沙拜的。乃是一具舊鎧。潛水用的舊鎧。龍沙爲何要拜這怪東西。實在不明白。他的樣子。又不像瘋狂。實是很至誠的祈禱着。熱心過度。甚至流淚。袁伯爵正在觀看。不意樹下忽有足聲。什麼人闖進這屋中來了。向下面一看。暗中果見有兩個人影。將走至室門口。伯爵非常詫異。靜觀二人舉動。二人卽叩門。裏面似已久待。卽問道。是誰。二人中一個身材稍高的應道。是瓊司。應聲而出的。像是下人。秉燭開門。此時燭光照在二人臉上。見那身材稍高的。就是很怪異的紳士彭克邇。還有一人。却不認得。大約是彭克邇的僕人。如此一想。毫無可疑之處。彭克邇與龍沙。在俱樂部內。假做很不熟悉。其實乃是同黨。在這怪屋內聚

會商量惡事。但是他們究竟在此做些什麼事呢。向樓上一看。方纔開放的窗。已經關閉。連燈光也不見。這是龍沙見同黨到來。恐被外面瞧見。特地關的。袁伯爵又守候了兩點鐘光景。窗竟不再開。屋內也頗靜。大約一同安睡的了。今夜探得了這一點。也可以過去咧。其餘緩日再來探罷。伯爵想定主意。便從樹上下去。他若能再在樹上等候二十分鐘。就可以瞧見一件極可怕的事情。他如此性急。又不能說是可惜。又不能說是幸福。伯爵摸至牆畔。知門已深鎖。仍舊從樹枝上出去。一不小心。竟從門頂上跌將出去。不幸將頭撞在門外一塊鐵的拭靴板上。額部竟打破一條。雖暫時氣絕。好得立刻就醒。揩揩血回去。將傷處敷了藥。疲倦不堪。便入牀安睡。鐘上已打三下。

## 第三十二章

翌日。袁伯爵過十點鐘起牀。想起昨夜之事。心裏很掛念。卽往俱樂部去。前額

之傷。深隱入帽子之中。在俱樂部內等到夜半一點鐘。不知怎樣。惟獨這一夜彭克邇不來。龍沙也不見。心中好生奇怪。又不便問人。只得獨自回去。翌日八點鐘醒來。此時鈴聲大振。大約下僕走開了。無人去開門。又不能置諸不顧。只得自己起來開門。見是一個素不相識的人。問道。你就是袁伯爵麼。伯爵點頭稱是。此人道。我是奴萊氏打發來的。主人此刻有要事。要見你。請你乘車前去。此人說話很謙敬。奴萊本是伯爵的至友。他也不用躊躇。答道。我當立刻就去。於是換好衣服出門。行了數十步。方纔的人。又從對面趕來。說道。主人已在警察署。請你到警察署去罷。伯爵一想。奴萊怎麼在警察署中呢。或者是爲着何事誤拘了。他要我去保釋麼。就跟了此人。走入警察署。指着一室道。在這室內。推門進去。乃是人民調查所。對面稍高處。是偵探長似的人坐着。並不見奴萊。伯爵便問何事。偵探長正在翻閱什麼。不與他說話。只道。且請少坐。伯爵剛剛

坐下。見桌上有一紙新聞。乃警察日報。只見第一段。就是極大的鉛字排着道。夢得馬坡之大犯罪。伯爵暗想。夢得馬坡。乃我前夜暗探之處。出了什麼事情呢。卽讀下去道。前夜大風雨中。夢得馬坡。出一巨案。坡上有一數年來無人居住之空屋。……伯爵讀至此。更覺奇怪。卽將報紙拏在手中。這就是中了偵探長之計了。偵探長暗暗觀察伯爵看報時的顏色。特地將報放在桌上的。伯爵那裏知道。又續看道。……在半年以內。有一人出入此空屋。午後入室。明晨卽去。昨晨鄰家老婦。見門已開放。心頗驚異。入內觀看。見門旁竟有血痕。卽往報告警察。警察派人檢查。見樓上有一死骸。細檢傷痕。乃以刀斫人。因氣力不足。以致爲人所殺。渠手中刀上。亦有血痕。可見敵人必有重傷。室內僅潛水鎧一燈一桌子。別無他物可稽。死人衣上尙有濕痕。恐係冒雨而來。死者爲一紳士。服裝頗流行。第二段道。另一消息。謂被殺之紳士。乃昨年來自外國之稱彭

克邇者。係某俱樂部會員。殺之者。必出入於空屋之怪人。此外尚有嫌疑之人。聞於近來途中劫奪金錢之盜賊。畧有關係。伯爵戰戰兢兢。讀完此記事。剛纔抬頭。那偵探長的一雙銳眼。如已看破他的心底。他一慌。臉色頓變。偵探長依然目不轉睛。在抽屜內探出一件東西來。說道。這是你的東西麼。伯爵一看。乃一冊挾名片的小簿。自己沒有留心。一定前夜爬樹時。落在地上的。被他突然一問。呆得喉枯舌乾。竟說不出話。

### 第三十三章

想了一下。方始答道。確是我的。何時失去。我自己也不覺得。此刻叫我來。就是還我此物麼。偵探長的銳眼。再射在袁伯爵臉上。說道。叫你來。不是爲這種小事。這小簿。昨晨落在夢得馬坡某家門口。地上流有血跡。你看簿上。不是也有些血麼。伯爵方知我身已入危險境內。不知如何回答纔好。也無暇細想。說道。

小簿雖是我的東西。我自己棄去的呢。還是他人拏着他棄去的。不能明白。不過我自己竟沒有拋棄。偵探長道。拋棄不拋棄。且別提。前夜你的友人。在夢得馬坡被殺了。就是彭克邇。伯爵道。那並不是友人。偵探長道。不是友人。總是熟人。彭克邇富而多金。定是什麼人誘他到那冷靜所在。謀財害命的。但是現在何人誘他。毫無端緒。只得先從這小簿上查究起。失去小簿的人。是否犯人。尚不得而知。總之此人一定也在旁邊的。偵探長的話。實在不錯。伯爵那裏回答得出。偵探長又道。從袒護你的一面想起來。或者你也幾乎與彭克邇一樣的被殺。好容易逃出來的。若有此事。不妨向我直說。否則有損無益。伯爵見他狼親切。不如乘此機會。直言告他罷。然而伯爵還疑惑他。他假意殷勤。定是計畧。便淡然道。無論怎樣問。我總沒有什麼話可答。照我這身分。是否會有殺人等卑劣手段。你既知我一向的品行。也無用疑惑。小簿即使在行凶之處。我已聲

明並非自己拋棄。我就沒有說明彭克邇被殺情形之義務。此外還有什麼可疑之處麼。偵探長向伯爵頭上一看。說道。你的前額。有很新的傷痕。大約與彭克邇被殺時候差不多。伯爵道。這傷痕怎麼可以做證據。偵探長見伯爵十分倔強。問了也未必肯說。便和聲柔氣的道。我如此問你。你有些生氣。其實大誤。若是平常的人。有了這一點兒證據。或捕傳。或下獄。都可以辦。只因你是有身分有名譽的人。特地鄭重辦的。今晨把你拘引。恐怕損你名譽。所以只說是奴萊要見你。使人家不疑。你若顧全名譽。應當將曉得的話。一一直說。伯爵聽了這番話。雖想直說。到底自己是個貴族。扮做小使模樣。去跟隨人家。未免可恥。即便忍着恥說出來。偵探長未必一定信這奇妙的事。說出來被他疑我撒謊。不如不說爲妙。卽道。你的厚意。我狠明白。無論怎樣問我。總說不出自己拋棄這小簿的事實來。你若不滿足。只管請你處分便了。偵探長想了一想道。你總

也不肯說。那麼只好送你到裁判所去。伯爵道。送到裁判所也無法。我仍舊不能將不曉得是事說出來的。偵探長道。那麼。此刻即行下獄。伯爵一聽得下獄。却很驚愕。然而此事也無法。即道。下獄也好。我心頭無可恥之事。仍是個潔白的人。偵探長躊躇了一回。又問道。你永遠不肯說麼。伯爵道。不說。偵探長道。那麼下獄。伯爵道。遵命便了。於是袁伯爵就此下獄。可憐袁伯爵還不曉得牢獄的可怕。以爲立刻就可以出來的咧。

### 第三十四章

袁伯爵下獄後。尚須由裁判所審問。自己心裏並不驚嚇。曉得我沒有罪。到底不會永遠監禁的。無論何時。只消向判事把已往之事。一直說。判事信我的話。就能釋放。所以他毫無失望之色。監牢中的事。經驗經驗。也是好的。到明晚回家。就可以了事。一入獄中。方知牢獄不是安樂的旅館。窗很高。不能外望。無



侍奉之人。無消閑之物。靜悄悄獨自一人在一室中。無所事事。專候日暮。房屋的構造。見了令人淒涼。他十分失望。在此過一夜。一定苦極。人言牢中一日。如世間十年。此語很不錯。袁伯爵進來了。不到二點鐘。已狠後悔。早知這裏如此無味。我應當直說出來。求他釋放。我乃不知其細。一味倔強。被他們送到這裏。實是我自己的不是。然而現在已無法可想。只有靜心等候。明日預審判事調查。心雖定了些。但是時間愈久。後悔之念更深。我所受的嫌疑。實是重大的殺人案。我直說出來。若判事不信。不知要定我何罪。我只得詳詳細細直說了。殺彭克邇的是誰呢。一定是那怪異的僕役長龍沙了。龍沙爲何要殺彭克邇。他與彭克邇是同黨。難道其中另有別情。心中疑惑與恐怖交集。好容易過了一宵。到明天早晨。九點鐘光景。方始預審判事召他。他曉得釋放之時已到。很快活的預備了。到裁判所去。此處乃調查的所在。立預審判事之前。書記在旁邊。

判事先問姓名身分住址年齡。語氣狠冷酷。又道。你除了昨日在警署所說的話之外。還有要說的話麼。伯爵一想。來了。卽道。還有許多話要說。判事道。那麼。你只管說出來便了。說罷。對書記一看。書記將筆蘸些墨水。預備寫供。袁伯爵道。昨天突然被問。一時精神顛倒。說不出了。此事說起來狠長。伯爵便將俱樂部中占勝之人每次遇盜。自己也親自試驗。夜間懷着金錢。獨自回去時。果然遇到盜賊等講出來。又說第二天。不知何人。將金錢來送還我。判事發問道。那麼。是不曉得什麼人將金錢送來的麼。伯爵稱是。判事道。那金錢怎樣了。伯爵道。當他平常的錢一樣看待。本來打算把他用去。其實還沒有用到咧。判事道。你打算怎樣的用。伯爵道。金錢是隨便怎樣都可以用的。這本是我的錢。還了我。我要怎樣用。我頗有自由權。判事道。既有這種事。你應當向警署申明的。後來便怎樣。伯爵便說。後來化着粧。改扮小使馬夫等人。留心探索。不意見龍沙

寫的字與那還錢的無名信筆跡相同。一疑到龍沙。便跟他到夢得馬坡空屋內。在樹上窺探他樓中。回去時。誤跌在門外。打破前額。伯爵說完之後。又道。因此照我想來。凶手恐怕是龍沙。判事道。我不來問你凶手何人。你所說的話。俱已筆記出來。你且念一遍。倘無錯誤。就簽一個名。袁伯爵將筆記接過來。觀看一遍。毫無錯誤之處。便簽一個名在下面。問道。此外沒有什麼事了麼。判事道。此外沒有什麼問你了。你的說話。只有這一點麼。伯爵稱是。判事道。那麼好了。你回去罷。袁伯爵聽得回去。非常快活。說道。那麼。我回家去了。判事道。不行。還須審問。你且回牢中去。伯爵一聽。大失所望。說道。牢中麼。嫌疑還沒有明白麼。判事道。照你這樣的說法。還不能釋放。從此應當派偵探出去。實地檢查。把你的證據找來。未找到以前。你須暫在牢中候着。伯爵道。實地檢查。要若干時間。判事道。那如何能預定呢。或十日。或二十日。非真的罪人出現。你的嫌疑。總難

明白。伯爵道。捕得龍沙後。纔能放我麼。判事道。是否龍沙。還說不定。總之罪人沒有查明。你須暫居獄中。伯爵聽了這句無情的話。頓時顏色一變。差不多年紀都要老十年呢。

### 第三十五章

伯爵聽了判事的話。大爲失望。仔細想想。失望也徒然。事既如此。應當十分放出勇氣來。即使不幸定了我什麼罪。也不可有女兒氣。不可畏懼。自己將自己的精神鼓勵着。便抬起頭來。正正姿勢。判事看了他一看。說道。我即打發人去實地偵探。此刻只得將你留在牢中。此乃法律主意。沒有法子的。我也很願迅速搜得證據。替你盡力。袁伯爵知道說得上去。即泰然道。我本是清清白白的身體。一經檢查。疑念即消。我當在牢中等候好消息。務望從速辦理。說罷。含笑出法廷。但是臉上與心中。大不相同。一出法廷。心中又頗失望。不願被人瞧見。

沒精打采的垂首行走。獄丁押着。從長廊下走去。只見前面來一男子。脇下挾着一疊文書似的東西。急急走來。此人像是裁判所的小使。袁伯爵讓他過去。靠在一面。同時他也靠在這一面。二人就此一撞。他說一聲對不起。這小使手足敏捷。將一個紙團塞在伯爵手中。他手法之速。真神出鬼沒。連背後隨的獄丁也來不及看破。伯爵雖不知這真相。曉得必有緣故。既在手中。不能棄去。便帶歸獄中。在獄中想拏出來看。還防有人暗中監視着。只得裝做在室內散步。把背部對着窗。輕輕打開來。雖小如豆粒。乃一張紙條。上有文字。於是忙將皺紋撫平。那筆跡似曾見過。很粗暴的明明是龍沙的筆跡。只見寫着道。君必於一星期內釋放。可立而待也。如有所問。祇云不知。切勿回答。此紙望嚙之使爛。伯爵一看這文字。曉得殺彭克邇的龍沙。却想將我搭救咧。他先還我金錢。此刻又如此替我設法。雖不知何故。總之他不是普通的歹人。他能買通了裁判

所的小使。與我通信。神通實在廣大。伯爵再連讀三四遍。文字簡短。別無錯誤。他說一星期內必定可以救我。他用什麼方法來救我呢。夜間在外面劫獄麼。劫獄是罪上加罪。此外還有不可思議之計策麼。他叫我在詢問之時。不要回答。此話似乎很有意思。今天對着判事。已經說過的話。不可挽回。從此當守他的約。憑他怎樣詢問。我一句也不答便了。我可以對天發誓。決不再說。心中最喜的。是一星期內可以釋放。今天是星期一。到星期六還有六日。到這一天纔能重生人世。從此伯爵只是在牢中計算日子了。

### 第三十六章

雖云光陰如箭。在牢中真遲得如蝸牛行路一般。一星期比一年還長。伯爵得了那紙條。以爲一星期後。必能救出。所以只是盼望着。其間我不寫信與我家裏。與我朋友。便無人知道我在牢中。好得也沒有人來。連判事也差不多將我

忘掉了。並不喚我去問。到星期四傍晚。禁卒進來。遞一個包給伯爵。打開一看。襯衫六件。還有梳鏡手巾等物。是伯爵的至友奴萊氏送來的。他的好意。自然感激。我受了殺人之嫌疑。外面已大家曉得。傳入奴萊氏耳中去了。想想真慚愧。他當我久居獄中。要我着完六件襯衫麼。心中好不難過。到星期六。是一星期的末日了。竟無人來救。到夜間十二時。還不睡。只是盼望。眼睜睜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。十分失望。天將大明。難道龍沙欺我叫我白等着麼。或者他有意叫我不說出來。以便使他慢慢的逃走。所以特地來關照我。要我中他的計。他又說詢問你的時候。你只說不曉得。切不可回答。這一定是封我的口。使我的嫌疑不會明白。他可以乘間逃去。我不知是計。徒然在此吃苦。現在社會上都已知道我與此案有關係。況且龍沙又逃去。一切罪惡。自然歸到我一人身上來。萬一幸而有救。我的名譽已污。怎樣出去見人。與其在此受那可怕的宣告。

死得不明不白。不如潔身自殺。他過分失望。便欲自殺。在室內四面瞧瞧。自殺却不難。立在牀上。將窗的橫木上掛了一條繩。繩端做成一圈。將頭鑽入圈內。然後從牀上跳下去。不到一點鐘。就變了地下之鬼了。此刻也不用遲緩。將六件襯衫。一一扯破。做成一條粗繩。立到牀上。打算上吊。這是星期六夜間的一點鐘。袁伯爵今年三十歲。無父母。無妻子。是個極瀟灑的人。也沒有什麼掛念。不用留什麼遺囑。很有決斷的要上吊。牢中又沒有止住他救護他的人。況且已經夜靜更深。大家早睡熟咧。剛要將頭鑽進繩圈。說也奇怪。門外忽然有腳聲。似乎有人來推門了。伯爵一想不好。慌忙將繩取去。假做不知。橫在牀上。一回兒開門進來。乃是禁卒。走到牀前。推醒伯爵。說預審判事有命令。你此刻已是自由身體。就此釋放咧。袁伯爵若在三日之前。聽得釋放。却能夠喜得跳將起來。現在既經曉得我這人已成社會上批評笑罵之物。不願再見世人。已決



心自尋短見了。所以聽得釋放。也不很喜。輕輕立起來道。原來如此。那麼我立刻出去說罷。正正衣襟。卽忙出門。伯爵雖被釋放。心裏還不明白。難道龍沙守着這約。想出計策來救我的麼。還是他已被捕。將所犯之罪招認。因此我的嫌疑消釋了麼。不管他是那一樣。這半夜裏釋放。却是大幸。走在街上。無人瞧見。回去也很放心。世人對我。不知抱着何種觀念。我與其立刻回家。不如先訪奴萊。打聽打聽他詳細。於是徐徐行去。也不急急。茫然走到奴萊家裏。奴萊每夜出入俱樂部。夜間本來睡得很遲。此時已兩點鐘。他還沒有睡。隱隱見樓上有燈光。他二人本是至交。也不用通報。推門進去。直至樓上。奴萊像是剛纔回來。正在更衣。伯爵尙未開口。奴萊卽訝道。你從那裏來的。怎麼夜半突然趕來。你一星期不到俱樂部。我實在覺得無味。奴萊的樣子很快樂。似乎還沒有曉得我在牢中。伯爵想不出怎樣回答。暫時不語。

### 第三十七章

伯爵還沒有答出什麼話來。奴萊又續道。不錯。前天你打發人來。要我送六件襯衫。我即交來人帶去。想必你已收到。你爲何這種時候。要到鄉下去獵鹿。據使者云。突然趕往塞隆谷去。我至今還半信半疑。你雖好奇。斷不會家中的人也不關照。連我這至友也不約。突然往塞隆谷打獵的。不是奇事麼。照我看來。不過託言打獵。其實一定是婦女的關係。大約鬧得巴黎不能久居。恐怕容易被人瞧見。所以攜手出去旅行了。你與女子有關係。我倒很喜。爲什麼呢。你一向不肯與婦女親近。只是在無益的事情上花費金錢。因此年雖三十。還是獨身。我們却暗暗替你擔心。那裏想得到你忽然有這種艷事。不知那女子是同等樣人。我想你是個體面人。決不會是下等女子的。就算你好奇。至多是外國人。亞洲人。你也別瞞我。男女之情。本來不限種族的。我一定幫助你們。使你們

成夫婦。你且直說。到底是何許人。奴萊說罷。對伯爵看時。伯爵呆呆然。與平日大不相同。奴萊又驚道。你做什麼。你且把鏡照照你自己的臉。袁伯爵至此。方始定神。卽胡亂說道。我確是去獵鹿的。剛從車站上下來。方纔在車中睡着了。此刻突然起來。便覺得茫然咧。那襯衫實是你送來的麼。奴萊道。是啊。大約在星期三。早晨有人要來見我。我出去一看。此人說。是從塞隆谷來。袁伯爵突然前去獵鹿。沒有衣服可換。望你付我襯衫六件。我即刻付了他。也就到你府上去關照過。你們家中人很着急。後來曉得出去打獵。也放心了。但是這樣的打獵。勸你別去罷。袁伯爵一聽。更不明白。什麼人冒着我的名。來拏着衣服。送到牢中去的。并且不說明我在牢中。託言獵鹿。飾詞非常巧妙。此人很想保護我的名譽。什麼人在那裏暗暗保護我呢。恐怕除那怪異的龍沙外。竟想不出第二人。那麼今夜我能釋放。也是龍沙的力量麼。起先送還我的金錢。此刻又

如此爲我盡力。他到底是何人。爲什麼要如此保護我。令人疑惑不解。伯爵恐怕奴萊多問。便任意搭趣道。我腹中很飢。有什麼東西給我吃麼。奴萊道。半夜裏你如此說。不是難題目麼。好得我也有些想吃。待我來吩咐罷。大約俱樂部中的廚子。都還沒有回去咧。於是喚僕人去取幾樣菜來。二人開了酒瓶。大飲大嚼。伯爵正想探問種種的話。無奈無從出口。恰巧談論到俱樂部中會員。奴萊突然問道。那一件大事。你曉得麼。袁伯爵道。什麼大事。奴萊道。是啊。你在鄉下。大約還沒有看報。那紳士彭克邇被殺了。伯爵假做驚嚇。說道。這却是大事。奴萊道。不料事情很奇怪。殺他的。乃俱樂部中的僕役長龍沙。伯爵道。更奇怪了。但是龍沙這人。外貌很正直。奴萊道。人不可貌相。龍沙這人。時常愁眉不展的。心裏頭必定有什麼惡念。我一見他的面貌。賭博一定有敗無勝。即使大勝之際。只消瞥見龍沙面貌。頓時就會大負。你想奇不奇。袁伯爵道。那有這種事。

龍沙捉到了沒有。奴萊道。很不容易捉到。警察用種種手段。捕過幾個人。只有龍沙還捉不到。聽說已逃往英國去了。伯爵還想再問幾句。恐怕他疑惑。只好另談他事。總之自己下獄一事。竟無人知道。暗暗驚嘆龍沙之手段。又感謝他的恩德。到天明時。告別歸家。從此疑異龍沙之心更深。他怎樣的將我搭救。他爲何要保護我。竟一點也無從曉得。

### 第三十八章

龍沙怎樣救袁伯爵。袁伯爵怎樣釋放。且把他表一表明白。辦理此案的判事。起初本疑心袁伯爵。然而袁伯爵是個貴族。未必會殺人。偵探說恐怕有什麼深怨。於是將袁伯爵。彭克邇龍沙三人的履歷。逐一調查。方知袁伯爵性情好奇。放浪不羈。雖時時有怪異的舉動。從來沒有與人結過什麼怨。龍沙未入俱樂部以前。在誰家當差。却不明白。但是他熱心辦事。向無過失。進來之時。也有

一封薦信。乃居留外國的一個會員所薦。這位會員。此刻在澳洲某島。設立物產公司去了。地址不曉得。也無從探聽。紳士彭克邇。年近五十。由奴萊氏介紹。比龍沙先入俱樂部。聽人家說。此人奉南美某國政府之密命而來。究竟是那一國。也無人曉得。家中有一從者。乃愛蘭人。名喚亨治。此外還有黑奴二人。亨治在彭克邇被殺的一夜失去。黑奴二人。仍在家中看守。偵探探得了這一點事。此外無法探查了。判事想了半晌。心中忽然想得一事。從前那俱樂部中會員。不是常常夜間途中遇人劫奪錢財的麼。此事或者與那劫奪錢財有何關係。他如此一想。便向巴黎警察本部。借那劫奪錢財的公文全份來檢查。共計三十二冊。判事一些事情也不做。逐一讀下去。都是偵探人關於是項案件的報告。其中有一節。乃當時有名的偵探所記。此人混名叫做蛇虎子。他的報告。書中說。七年前。巴黎在路上劫奪錢財等事很多。并且手段巧妙。夜夜隱在練

兵場等所在。專在行人背後重擊頭部。被擊人來不及瞧見他面貌。那些人也有一個團體。首領叫做伍門。雖生長法蘭西。却久居外國。部下都是亞非利加亞刺伯等的土人。他們團體中的暗語。叫做克洛白、哇、霍洛白。一人呼克洛白時。他一人答哇、霍洛白。便曉得是同黨。七年前。那首領後來不知逃往那裏。部下的人也都隱躲不見。一個也沒有捕到。從此劫奪之風頓絕。判事讀到這裏。忽然起疑。現在的紳士彭克邇。莫非就是昔日之伍門。伍門是法國人。久居外國。彭克邇也從南美洲來。很似法國人。并且伍門用黑奴爲部下。彭克邇也用黑奴。相似之處頗多。於是將蛇虎子叫來。把這一件事詳細告他。蛇虎子想了良久。說道。不然。伍門與彭克邇。決計不是一人。伍門在那時。已經五十以上。現在若活着。必定已過六十歲。但是彭克邇使用的黑奴。或者就是伍門所使用的。那倒論不定。倘使去叫他來。不妨由我擔任盤問。判事卽命人去把兩個黑

奴叫來。蛇虎子預先叫判事避開。隱身桌後。蛇虎子躲在室隅。警吏將二黑奴帶進來。命他們坐定。然後退出。蛇虎子見時機已熟。暗暗從室隅出來。走到黑奴背後。湊在黑奴耳畔。輕輕說道。克洛白。二人突然聽得此語。卽同聲答道。哇。霍洛白。如此一看。判事的所疑很是。這兩個黑奴。既知克洛白。哇。霍洛白的暗語。一定是伍門部下的盜賊了。即使伍門與彭克邇不是一人。他們用的下人。既相同。與伍門必定有幾分關係。彭克邇恐怕也是盜賊的首領。俱樂部會員。連遭劫奪。一定是彭克邇所做。判事想到這裏。便從桌後出來。黑奴一見大驚。於是請通譯來責問二人。二人一些也不答什麼。

### 第三十九章

二黑奴既被盜賊的首領伍門所使。今日又雇用。在紳士彭克邇家裏。可見彭克邇與伍門很相似。近來俱樂部中人。遭遇劫奪。定是彭克邇之所爲。這一件



事很明白了。最要緊是殺彭克邇的人。尙未捕獲。不能定案。判事無法。向蛇虎子道。此案很難。僕役長龍沙捕不到。實在不明白真相。雖已將面相分發全國警署。嚴重派偵探密查。不知龍沙隱身何處。一點綫索也沒有。豈不奇怪。大家都說恐怕乘着船逃往英國去了。各地船埠。都有特別偵探看守着。也無消息。這樣看來。龍沙真是個大人物。不容易捕捉。你有什麼方法麼。蛇虎子尙未回答。一個警察送一封信來。判事道。這是派往蒲隆海岸去的偵探之報告書。不知有什麼消息。判事拆開書信。將他讀完。卽長嘆一聲道。完了。如此嚴重看守。仍被龍沙逃去。說着。把信給蛇虎子看。蛇虎子接過來讀道。

昨日正午。此間海岸之漁師村某宿店中。忽來旅客三人。乃包賃巴黎之共同馬車來此。在村梢下車。三人俱操英語。頗似英人。別無行李。宿費等俱付以金幣。絕不吝嗇。一人頭腕有刀傷。腕以白布懸掛頸下。余（偵探

自稱)於昨夕始聞此事。知必爲四面下網捕捉之龍沙等無疑。卽赴該地警署。假警察六人。抵宿店則三人已於二十分前出發。往帕丁村去矣。余與警察卽追往帕丁村。惟赴帕丁村之道路有二。一沿海岸。一爲臨海之山道。乃分警察爲二組。余率二人登山。其他四人沿海追之。及近帕丁村。已交黃昏九時。月明如晝。見臨海之山端。碯有三人。正指點海中一艘小舟。作逃遁計也。余等跳躍前進。急欲捕捉。彼二人一躍入海。泳至小舟。揚帆而去。是必令小舟預待於此者。所殘一人。卽頭腕負傷之人。此人向海岸逸去。余等追之。竟失其所在。然此海岸路次。派有警察四人。此人必爲警察捕。獲無疑。少頃。彼警察四人。亦由山道來。余等訝之。答曰。海岸已爲潮水所沒。非至明晨。不能往來。然則此罪人不知晚潮而逃往是處耶。恐將入海溺斃矣。復往海岸檢查。果如警察所言。潮深數尋。浪擊山麓。斷

不能渡也。復仰視山上。臨海爲絕壁。雖敏捷如猿鹿。恐亦難自海岸攀登山巔。况人類乎。以意度之。恐葬身海底矣。

蛇虎子讀完。低頭想着。說道。三個人。一定是龍沙與彭克邇之從者。亨治還有一個我們所不曉得的人。負傷的大約是龍沙。如此看來。龍沙是溺死了。然而也難以斷定。或者生存着也未可知。若還生存着。必須將他捕捉。如此其餘的人。也自能明白。蛇虎子說完。判事續着道。不錯的。龍沙溺死。恐是偵探的猜度。捕不到龍沙。如何可以辦呢。判事呆呆想着。

#### 第四十章

判事與蛇虎子正在籌畫辦法。忽覺外面有吵鬧之聲。判事向蛇虎子道。外面什麼人吵鬧。你去看來。蛇虎子道。這種地方。有什麼人敢來吵鬧。他說着。剛立起來。即有人用力推門。滾也似的進來一團人。共計五個。乃四個警察。捕着一

個大漢。大漢勇猛異常。四個警察實在抵不過他。直至判事在高座上大喝一聲。此人方始向四面一瞧。即有一個警察走到判事面前。說道。昨夜蒲隆海岸的警署有電報來。說夢得馬坡一案的嫌疑人。乘着何等樣的馬車。逃回巴黎。望速即將他捕捉。所以我們頗留心路上馬車。今天早晨。此人趕着一輛空馬車。向蒲隆一面回去。細看樣子。與電報上所記的絲毫不差。我們曉得此人必是載罪人回巴黎的。所以將他拘住了。判事聽畢。將大漢喚到面前。問道。你是何人。那人道。我乃蒲隆的馬車行中之馬夫。名喚紫三。判事道。馬夫麼。到巴黎來做什麼。紫三道。前夜載着客人赴帕丁村。夜間十點鐘光景。由坡上回來。見海岸一面。來一個一臂負傷的人。說送我到巴黎。願給你二十五元。我就把他載來。不過很有不明白的地方。海岸一面。何等危險。連猿也走不過的。不知此人怎樣可以行走。我至今還很奇怪。判事一聽。曉得此人必是龍沙。方纔報告

書中說他溺死。其實並未溺死。不知用何法攀登絕壁。重歸巴黎來了。想到這裏。向蛇虎子看看。又對紫三道。那麼那客人在巴黎何處下車的。紫三道。在森林街下車。後來不知往那裏去了。我不曉得。判事道。當真不曉得麼。紫三道。當真不曉得。我正打算回去。途中就被警察拖住。我自己曉得無罪。自然要與他們打架咧。他說時。毫無忌憚。判事又問了幾句。別無可疑之處。就把他放去。後來又向蛇虎子道。更弄得奇怪了。那龍沙連次被警察瞧見。居然能夠逃去。不知何故。他又回到巴黎來。我實在莫測其由。蛇虎子道。那是一定有什麼重要的東西。或證據物忘掉了。所以特地回來取的。他既從森林街下降。我們就有法可想。決不會再逃出巴黎了。說罷。就對那捕馬夫來的四個警察。叫他們如此如此。急急出去。這是教他們捕捉龍沙之法。於是判事與蛇虎子再商量以後的事。突然裁判所的小使趕進來。向判事道。現在有一個年約四十四五僕

役似的人到門口來。說他曉得夢得馬坡殺人一案的事。此刻在隣室等着。判事皺眉道。僕役似的人。是什麼人呢。判事正在亂想。蛇虎子道。僕役似的人。倒很有用。龍沙是僕役長。或者是他手下的人也論不定。快些叫他進來。判事點頭。向小使道。姑且叫他進來。小使奉命而退。就進來一個男子。只見他額上有刀傷。左手用布吊在頸中。顏色如土。身體似很疲倦。立定了呼吸甚急。判事訝道。你是何人。那人道。我是在夢得馬坡殺紳士彭克邇的本人。說時。聲音很沒有氣力。判事大驚。看他的樣子。却與所開龍沙之面相不很相同。卽問道。你就是俱樂部內做僕役長的龍沙麼。此人道。我確是龍沙。彭克邇實是我殺的。他氣喘喘說着。方纔興奮着的勇氣。因之盡退。到說完。便倒在椅子上。蛇虎子卽忙走到他旁邊。拘他起來。龍沙只有一點兒氣息。喚他也喚不醒。現在萬一龍沙一死。此案的真相。就無從曉得。所以判事很擔心。卽忙喚人來。將龍沙送

# 入慈善醫院。

## 第四十一章

氣絕的龍沙。送入慈善醫院後。判事打算乘他未死。去問他罪狀。卽趕到醫院中。龍沙還是糊糊塗塗。橫在牀上。醫師一人。看護婦二人。在他枕畔。判事坐在醫師旁邊。對睡熟的龍沙臉上瞧着。龍沙如患熱病。口中喃喃亂語。細細聽聽。無非是病人的囈語。也分不清楚。有時呼寧兒寧兒。又叫琳姑快來。判事問醫師道。這是熱病麼。醫師道。將成熱病。還不是真的熱病咧。方纔絕氣了三點鐘。現在剛醒。難免有這種囈語。說時。將旁邊預備着的藥瓶取起來。滴兩滴入他口內。果然有效。他無力的睜開眼睛來。向四面瞧瞧。莫明其妙。醫師握着他的手。問道。覺得舒服些麼。龍沙道。多謝。此時判事又向醫師低聲說道。我有緊要的話要問他。不知現在可以問麼。醫師道。雖不應該問。也沒有法子。此刻暫時。

他心中很清楚。望你簡單詢問。判事就輕輕向龍沙道。我有話問你。你肯回答麼。龍沙却是很清楚。聽得了將頭舉起。氣力一完。依然橫在枕上。答道。可以的。判事道。龍沙是你的真名麼。龍沙道。到法國後。就叫龍沙。此外雖有真名。恐怕污及父母。我不願說。判事道。但是你要隱瞞。是無益的。龍沙道。我總是要死的了。不忍污及父母。滿室的人以及判事。聽了他這悲傷的決心。個個垂淚。判事道。你確是殺彭克邇的麼。龍沙一聽得彭克邇之名。雖在病中。也很痛恨。握着拳道。是我殺的。判事道。爲何要殺他。望將原由說出來。龍沙道。彭克邇是大惡人。我乃向他復仇。順着天意。罰他之罪。判事道。彭克邇爲什麼是惡人。你對於彭克邇。有何種怨恨。你不說出來。不能結案的。龍沙道。那是我也曉得。不過此事與他人有關係。我不能直說。強要我說。我只有說謊了。但是我最恨說謊。所以只得默默不語。以待處罰。判事道。你把同類的姓名瞞着。不是與說謊一樣。



麼。龍沙道。不是同類。我向彭克邇復仇。與他決鬪。只有兩個決鬪的公證人。沒有同類。判事道。不是同類是公證人麼。那麼袁伯爵也是公證人中的一麼。龍沙道。不然。伯爵與此事毫無關係。一點也沒有罪。我聽得袁伯爵爲着此案受嫌疑。便一心想救助他。特地來自首的。伯爵絕無關係。請釋放他罷。說到這裏。氣力又盡。精神又糊塗。醫生取藥瓶。再滴藥入龍沙口中。龍沙得些力。再睜開眼睛。判事曉得不宜多問。袁伯爵一事。還須問個明白。又道。你說袁伯爵毫無關係。這是何故。即使無關係。他既在旁邊。便與同類一樣了。龍沙道。袁伯爵並不在場。此事他全不知道。伯爵的行爲。非常怪異。人家往往不信的。其實不信他的人。實是大誤。從前我突然受過伯爵的恩。後來一心想報恩。兩個月前。伯爵也是好奇的緣故。竟親身路遇盜賊。其時我想去救他。無奈遲了一步。已不及救。我只得籌畫金錢還他。以補所失之款。那知此舉釀成禍殃。伯爵便疑起

我來。常化着粧跟在我後面。我一心要報仇。不能向伯爵說明。後來好像伯爵有些厭倦。不來探我了。不意他很有長性。在我決鬪的一夜。他竟暗入我家中。竊窺我的樣子。我也沒有留心。到決鬪畢後。我往庭中。見樹枝上有伯爵袴上的布片掛着。再細看樹上青苔等。很多擦傷之處。必定伯爵在樹上窺探窗中的。在彭克邇到夢得馬坡時。樓上窗已關閉。所以伯爵上樹。大約還很早。決鬪之時。伯爵已回去了。現在若打發人去檢查庭中。那樹上的苔痕布片。還看得見。千萬速將袁伯爵放去罷。

#### 第四十二章

龍沙的話與袁伯爵的話。兩相符合。判事方知袁伯爵無罪。再向龍沙道。你的說話。大約不錯。待我實地檢查後。即行將他釋放。龍沙垂淚道。多謝。如此我的責任方完。判事道。我也是盡我的職務。不用你謝的。但是你若感激我。不妨將

所有之事。一一直說。就比重重謝我還好。龍沙道。我已向上帝發過誓。只消不背這誓。都能夠說。判事道。那麼你的同黨是那幾個人。龍沙垂首無語。判事道。你方纔說是決鬪。那公證人是誰。龍沙道。公證人有二人。二人都瞧見我處惡人彭克邇罪的。知此祕密的。只有這三人。此刻二人已安然逃往英國去了。判事道。二人前日在帕丁海岸乘船逃去。我已電告英國警察。快捕獲了。龍沙道。二人是正直人。毫無非惡。怎能捕捉。判事道。你爲何不與二人同逃。龍沙道。逃雖可以逃得了。只因聽得袁伯爵爲我下獄。我不能不來救他。所以特地自首的。判事道。我還有一句話要問你。那彭克邇就是劫奪銀錢的盜賊麼。龍沙道。我已說過了。彭克邇是大惡人。此外不能說了。判事道。彭克邇手下的兩個黑奴。也因劫奪的事拘留着。你曉得他二人之罪麼。龍沙道。不曉得。判事想了良久。明知龍沙已打定主意。再問未必肯答。并且多與他講話。龍沙漸次衰弱。現

在實不是詢問之時。判事深憐龍沙。便退出醫院。他見了龍沙的狀態。很替他愛憐。以爲決不是普通的殺人。定有深祕密藏着。卽忙派人到夢得馬坡。檢查庭中樹上。果如龍沙所言。真有布片留着。可見伯爵確是無罪。又把教授伯爵化粧的女優叫來問問。所答的話。也與袁伯爵龍沙相符。所以判事卽將袁伯爵釋放。這是袁伯爵未釋放以前之事。從此好好將龍沙看護。竟成極利害的熱病。不像就能痊愈。判事一想。此人萬萬不能卽死。從尼菴內雇兩個看護婦來侍奉他。又想如有善於說教之人。不妨請一個來安慰安慰他。到他心腸漸軟。或者可以直說。於是再向某寺。請一位長老。在他旁邊陪伴。此人叫做鍾林長老。頗有名氣。年輕時願充律師。曾修法律學。後來另有他故。卽爲宗教家。道德堅固。極受衆人尊敬。此人受判事之託。入龍沙病室。實是在龍沙入醫院後的第七日。此時龍沙病正在極重之時。糊糊塗塗。時發囁語。鍾林長老坐在他

牀前。握着他火燒似的兩手。看看他臉上。心有所感。暗暗垂淚。龍沙又發囁語。忽呼琳姑。忽叫寧兒。還有許多聽不懂的話。最後低聲叫道。耕蘭此刻在何處。鍾林長老側耳聽着此話。不禁身體顫着。從此長老每日早晨必到龍沙室中來。夜間還在枕畔看護。他的熱心。雖親兄弟也不如。如此過了一個月。雖一時很危篤。到底他身體本來強健。所以次第減輕。此刻已能由兩個看護婦扶着。在室外散步了。判事常常過來。要探問龍沙的來歷。龍沙與從前一樣。總不回答。判事無法。只得囑託長老。細心盤詰。長老乃出家之人。怎肯干與裁判之事。但是他心有所思。想了二三日。纔答應此事。有一天。恰巧看護婦不在龍沙旁邊。長老命龍沙坐在前面。輕輕握着他的雙手。凝視龍沙臉上。垂淚道。洛伯。你須向我直言。龍沙一聽得叫他洛伯。驚得急將雙手拂去。長老還緊緊握着。說道。洛伯。你認得我麼。你忘了麼。你爲着寧兒。爲着琳姑。須將一切事情告我。龍

沙又對長老看了良久。放聲大哭。抱住長老。叫道。原來是耕蘭麼。我決不瞞你。諸君。你道龍沙與長老。有何等關係。

#### 第四十三章

如此過了三個月。龍沙已復康健之身體。於是要裁判了。從前法國驚人的裁判很多。總沒有這一件事那麼引得動人。被殺者是個貴族俱樂部的會員。交際場中的紳士。殺人的。是個奇妙人物。在裁判的十日前。法國上上下下的人。都在那裏批評此事。或疑龍沙的來歷。或論同類的有無。有的說是正當的決鬥。絲毫無罪。有的說是純粹的謀殺。當處死刑。有人說龍沙是英國人。有人說一定是俄國人。否則決不會如此鎮靜。在三日以前。旁聽券早已賣完。及裁判的一日。天尚未明。裁判所前。已很擁擠。至時開門。便潮水似的湧入旁聽席。不多一刻。旁聽席已無地可容。窗外空地上。也立了數百人。及午前十點鐘。判事

長及檢察官書記陪審官等。各自入席。只有被告席與律師席還空着。被告席是龍沙的位置。律師席不知是什麼人來。大家一齊注視着。少頃。一面潛戶開了。潛戶乃被告出入之門。所以此門一開。滿場頓時寂靜無譁。先進來兩個警察。次兩個黑奴。其次又是兩個警察。其次是被告龍沙與鍾林長老攜手進來。其次是兩個青年律師。兩個律師大約是官所指定的黑奴的辨護人。大家入席。不知何故。鍾林長老竟與龍沙並肩而坐。與判事相對。判事等他們坐定。照例命書記宣讀龍沙罪狀。讀完後。檢察官立起來舉龍沙之罪道。龍沙是劫奪錢財之強盜同黨。他受彭克邇之指使。在俱樂部內充僕役。暗中監視會員動靜。某夜。與彭克邇分贓不均。便互相爭鬪。彭克邇竟爲龍沙所殺。龍沙逃往他處。後因警察嚴重捕捉。自知不免。便來自首。他說完。竟不道及袁伯爵一語。這是尊重無罪人之名譽。袁伯爵在旁聽席中。也很感激。判事見檢察官說完。向

龍沙道。被告龍沙起立。龍沙不慌不忙。應聲起立。滿場的旁聽人。暗暗替他擔心。判事道。被告。你還不肯說出真名年齡籍貫來麼。龍沙發出悽慘之聲答道。不能說。判事道。你確是在夢得馬坡殺彭克邇的麼。龍沙道。是啊。彭克邇確是我殺的。判事道。你是說另有公證人。乃正當之決鬪。此刻我難以深信。你且把當時的情形說來。龍沙道。彭克邇確是我殺的。判事道。那麼爲何要殺他。你頭上也有傷。看來決不像暗殺。似乎先會着面。你且把會面的情形說來。龍沙道。彭克邇確是我殺的。判事道。我只管問你。你總是答這一句話。如何能明白。恐怕於你無益的。龍沙道。彭克邇確是我殺的。判事道。單說殺他。怎能明白。你須說這原由。龍沙道。彭克邇確是我殺的。判事道。如此你的罪不小。龍沙道。彭克邇確是我殺的。龍沙心如鐵石。只管問他。他只有這一句話回答。旁聽人是不必說。判事也很生愛惜之心。判事揩揩額上之汗。又道。被告你且坐下。從此當



由陪審官評議你的罪。龍沙便垂頭靜坐，身體不稍動。大家盼望律師立起來說話。那知律師竟不立起來。律師乃黑奴之辨護人，不是龍沙之辨護人。大家正在驚異。那龍沙旁邊的鍾林長老忽然立起來，很可憐的向龍沙看了一眼。再向判事道：被告曾與我商量一切。我當代被告說幾句話。長老這句很短的話，竟把滿場的人個個驚動。判事即道：法廷上允許這長老發言。長老一聽此話，將身體立正，望着陪審官說道：諸君，被告已打定主意，願受死刑。所以儘管審問，總不肯說。并且被告不喜辨護，所以我也不與他辨護。不過把殺人的情形說一遍罷了。長老說時，語氣很沈靜。

#### 第四十四章

長老先表明不是辨護。然後徐徐說道：四十餘年前，英國河梢村，有個潛水夫，叫做鐵翁。他有兩個女兒。長女叫梅姑，次女叫琳姑。長老從這裏說起，次及洛

伯之成長。岱五之爲人。二人做了鐵翁之女婿後。岱五如何作惡。洛伯如何受苦。岱五用計殺害父親。次與伍門揮金如土。竟殺其髮妻梅姑。琳姑因此得病喪命。洛伯與寧兒入軍艦卡德克號。在地獄礁遭難。被海滿號救起。海滿乃販賣黑奴之船。伍門岱五又設計拋洛伯入海。騙寧兒入海底。將他弄死。洛伯幸而未死。受盡千辛萬苦。覓得寧兒屍骸。後來在意大利遇見愛蘭水夫亨治。方知岱五已將叔父伍門謀死。長老說到這裏。又道。裁判長閣下。岱五殺鐵翁。乃海濱之犯罪。殺梅姑。乃河中之犯罪。販賣奴隸。乃海上之犯罪。謀死寧兒。乃海底之犯罪。害死伍門。乃山上之犯罪。他的大罪。重重疊疊。無一不足以使洛伯痛心。洛伯恨無可言。必欲復仇。這並不是洛伯之惡意。實是不得已之善念。凡是有血氣的男子。聽得了那一個不憤恨。長老將實情向裁判官申訴。滿場的人。已明白洛伯與龍沙名雖異。實是一個人。大家又疑這位鍾林長老。難道也

是這辛苦艱難中之一人麼。衆人連呼吸也不敢用力。聽他講演。長老又說洛伯帶着亨治龔二。去追岱五。從土耳其至埃及。從埃及歸法國。長老很悲傷的靜靜說到此處。又用力道。裁判長閣下。洛伯回到法國。打算探索岱五行蹤。報復五重大仇。先將自己身體。仍舊住宿在夢得馬坡的屋中。三人分頭。日夜在各處尋覓。竟找不到岱五的所在。洛伯以爲岱五必定在上等的俱樂部中出入着。於是將巴黎所有的貴族紳士之俱樂部。逐一詢問。借閱名簿。後來檢到一個南美洲來的紳士彭克邇。此人乃新入俱樂部的。南美洲與岱五不無關係。暗想此人莫非是岱五之變名。等到看見此人。果然就是五重仇讎的大敵岱五。洛伯從此想定復仇方法。若平常的決鬪。恐怕還不能雪彼胸中怨恨。只得慢慢留心。等候他犯什麼罪。然後捉住他。送他到法庭。自己立出去做證人。將他已往之惡事。一一直說出來。使他上斷頭台。借官吏之手。爲正大光明之

復仇方法既定。第一緊要的。是監探岱五的舉動。若無日無夜。一刻也不休息。將他監視着。他到底是個惡漢。必定有什麼不正的行爲的。到了那時。拏到證據。就可以復仇。因此吩咐亨治。扮做乞丐。投入岱五家中。岱五那裏想得到亨治。乃洛伯所指使。并且以爲洛伯早已死於海中。他正愁沒有相當的下人。便把亨治收留在家。從此亨治時時將岱五狀況。通知洛伯。洛伯還覺得不夠。自己欲往俱樂部中去。做僕役。便雇了有名的優伶。研究化粧。好容易薦入俱樂部中。天天與岱五見面。岱五看不出龍沙就是洛伯。洛伯見沒有破綻。非常喜歡。留心觀察。果然岱五很闊綽。後來大約海滿號所得的金錢用盡。便做起那劫奪金錢的勾當來。洛伯一想機會來了。總須當場捕到他纔好。因此屢次跟在岱五後面。無奈他非常留心。總不能當場捕獲他。不料突然出了一件事情。洛伯非改變方法不可。什麼事情呢。從前洛伯下獄之時。有一個貴族。曾贈銀

一百圓與洛伯。這貴族也是俱樂部的會員。某夜。這貴族也遇到強盜。洛伯一想。今夜非捕獲岱五不可。便跟了這貴族。走到練兵場附近。豈意岱五從側面飛也似的打來。將此人打倒。攬金逃去。洛伯趕到。可憐已經不及。洛伯見恩人被我敵人所苦。不能搭救。心中實在難過。只得先設法還他金錢。向銀行中取出自己貯蓄着的金錢去還恩人。附着一封無名書信。送往恩人家裏。從此洛伯報仇之法。又不能不一變了。

#### 第四十五章

鍾林長老停了一停。又道。裁判長閣下。洛伯本想在岱五做違法事情之時。當場把他擒住。然後扭解法庭懲治。那知岱五非常敏捷。總也來不及擒他。洛伯暗想。我既知他作惡多端。若再放他活在世上。無非害人罷了。現在不能再待。須早早將他結果。不使他再做惡事。纔是道理。然而他以前的惡事。都沒有確

實的證據。怎能向法庭起訴呢。就是起訴。他定能辨駁得毫無罪惡。立刻釋放的。如此看來。只得自己向他要求決鬥。與他決一勝負。除此沒有他法。本來等他從俱樂部回去。儘可以在路上暗殺他。但是暗殺乃卑劣之手段。洛伯不願用的。洛伯的意思。要當着他。在他面前一一訴他的罪惡。然後決鬥。但是此法很不容易。決鬥要他自己肯答應纔行。一面龍沙是個僕役。彭克邇是個體面紳士。若向他要求決鬥。萬一他答云身分不同。難決勝負。這不是反足以辱洛伯麼。他不肯決鬥。不能強要他決鬥的。強迫決鬥。在法律上與謀殺無異。所以洛伯不願強迫。須半句說話也沒有。情情願願決鬪纔好。想了良久。方始得一妙策。舊僕龔二。洛伯一向叫他躲在森林街的某旅店中。到決鬥的辦法想定。即將龔二邀到夢得馬坡家中。說明辦法。與他商量。龔二也很贊成。於是就由龔二出面。寫一封信給岱五。說道。

啓者令岳鐵翁所遺財產。尙無適當處置之法。故欲與君商略。祈於明夜十一時。駕臨昔日洛伯所住之夢得馬坡舊屋中。呼瓊司二字爲號。卽當啓門出迎。若懼深夜危險。不妨帶一從僕。

### 鐵翁之舊僕龔二手奏

岱五本是個貪得無厭的惡漢。一見此信。焉有不來之理。來了之後。儘可設法向他要求決鬪。洛伯曉得明夜不是我送岱五之命。便是岱五送我之命。二者必居其一。自己早已打定死的主意。將樓上一大間。收拾乾淨。中間擺着地獄礁取來的寧兒之潛水鎧。左面擺着岱五殺父時所用之腳踏車。右面安放琳姑臨死時的牀鋪。牀鋪上載着那一冊習字簿。這些證據品。若呈到裁判所來。已經年代隔得太久。不中用了。不過岱五心中。必定還記得。可以說得是要求決鬪的好材料。這一夜。洛伯向室中各物。訴自己之苦心。如對着活人一般。

并且祈禱明夜之成功。第二日。洛伯恰巧俱樂部中不是值日。朝晨就在室內拜跪禱告。到夜間九點鐘。大風大雨交作。然而曉得岱五必來。仍舊一心默禱。十一點鐘有人叩門。龔二便秉燭問何人。外面答言瓊司開了門。岱五與亨治入內。岱五一見龔二。卽道。龔二多年不見。老得多了。虧得身體尙健。我倒還很認得你。昨夜的信。今晨纔接到。方知是爲鐵翁之遺產。鐵翁遺產。洛伯既死。完全是我的了。你到底是個正直人。特來通知我。我自當重重謝你。但是這裏不便商量。附近有什麼館子麼。龔二道。我已將樓上洒掃乾淨。專待駕臨。比下面好得多。姑且上來罷。龔二說着先走。岱五究竟是個惡漢。覺得有些可怕。便從身邊取出手鎗。笑道。我帶着一頭犬在此。此犬只消指頭一扳。所向無敵。且有忠義的亨治跟着。他這一句話。想嚇嚇龔二。龔二對亨治瞧瞧。微微一笑。

第四十六章



鍾林長老仰視判事顏面。續說道。裁判長閣下。三人上了樓。洛伯也上去。將門鎖好。使他不能逃遁。岱五到此。却有些驚嚇。向龔二道。有什麼話。早些說。此時洛伯已立在室隅。卽走上兩步。凝視岱五之面。洛伯的打扮。已不是昨日的僕役裝。束與在海滿號時無異。岱五一見。顏色如土。倒退幾步。剛要舉手鎗。龔二卽從後面將他手鎗搶去。岱五至此。方知真相。青白的臉。又變紅了。卽喝道。你們打算騙我來謀害我麼。亨治快來助我。亨治倚在牆上。兩臂交組。身體不動。岱五已如網中之魚。向四面觀看。要想逃遁。門窗俱已深鎖。龔二又立在出入之所。卽使身生雙翼。也飛不出這屋子。進退維谷。大大失望。但是非常的時候。便有非常的機變。他另換一個主意。打算好言將洛伯籠絡。然後設法免去目前危難。於是鎮靜精神。勉強含笑。很親熱的至洛伯旁邊。說道。我道是誰。原來是我襟弟洛伯。你還生存世上。實是奇事。不知怎樣遇救的。洛伯厲聲道。你不

曉得正直之人自有天助麼。上帝救了我。我奉着上帝之命令。特地將你招到此地來的。此時岱五精神定些。做出諂媚的聲音來。說道。什麼命令呢。洛伯道。有物要你償還。岱五道。若是金錢的事。我此刻恰巧是窮窘之時。須請暫緩。莫非是海滿號之利益均沾一事麼。不錯。那時却與你約定大家分的。後來不幸你墜落海中。以爲你己身死。所以所得利益。我與叔父伍門把他用去了。你要我償還。我自然可以償還。只好重赴黃金島去一次了。航海後我們再分罷。岱五一味躲避。洛伯聽了他那污穢之話。那裏忍耐得下。說道。我要你償還的。不是那種髒東西。你且聽着。你已經忘了麼。二十年前。有人將你我的養父鐵翁殺死。這凶手預備很周密。當時幸逃法網。然而善惡到頭總有報。不過遲些早些罷了。你看。現在凶手立在這裏。說時。指着岱五臉上。岱五大吃一驚。混身亂顫。還強作笑容。說道。洛伯。你發瘋麼。養父被殺的一夜。你我二人。不是宿在小

郡村的旅店中麼。洛伯道。此刻還要騙人麼。你看這張紙是遺囑。你盜去了葬在松林中石下的。上面尚有血跡。你瞧不見麼。洛伯拏着血染的遺囑。一步一步上去。岱五連退數步。洛伯道。你再要看證據。這裏有一輛舊腳踏車。這是你  
要殺養父。特地把他練習。事後投入橋下。我去撈起來的。洛伯數他的罪。一句  
一句比針刺岱五的胸還痛。岱五要想回答。張着口發不出聲。洛伯又道。不但  
這一點。又有人將自己的妻我的姊姊養父之女梅姑。投入山陰河中。凶手幸  
逃法網。此刻也立在這裏。與殺養父的是同一凶手。岱五。你還記得麼。岱五發  
出乾枯之聲。說道。撒謊。梅姑是自殺的。你已看見過他的遺書。洛伯道。遺書是  
你的僞筆。你且看這是何物。說時。將習字簿送到他眼前。

#### 第四十七章

洛伯又道。惡人岱五。因爲你害了梅姑。琳姑就此得病。後來死在這室中的。這

一張牀。乃琳姑臨死睡的。至今還有魂靈附着。你不記得麼。那時我有一個兒子。乃亡妻的紀念品。我的愛他。比愛自己還利害。剛使他長大成。不料被你誘入地獄礁的海底。割斷了性命繩死的。你這副毒如蛇蝎的心腸。以爲人家不曉得麼。我有神明來通知我。你看。那時的潛水鎧。還留在此地。洛伯拉岱五至潛水鎧前。岱五如遇寧兒鬼魂。不禁狂叫。向後退行。洛伯道。岱五。你的罪惡如此。我所愛的父姊妻子。都被你一人害死。只剩我一個人在此了。你想我怎能放你活命。我說了這許多話。你也大概已明白。無用再說了。我一息尙存。必須報此大仇。其實殺你。如殺一瘋犬。很容易的。此刻姑且與你決一勝負。這裏決鬪的器具都有。或長刀。或手鎗。請你自擇。洛伯指示所備的武器。岱五至此。恐怖已極。稍稍恢復勇氣。然後咽喉中發出顫聲來。說道。決鬪我不怕。這種地方不行。我答應你決鬪便了。他日選定場所。再來通知我。今夜好好的分別罷。

岱五一味要設法躲避。洛伯厲聲道。我要報仇。不知吃盡了多少苦。纔有今日。既有機會見面。豈肯放你逃去。限你五分鐘。快些回答。過了五分鐘。還不答應。決鬪。我便命龔二將手鎗打死你。你情願與我決鬪呢。還是願嘗龔二的彈丸。快想定了回答我。此時在後面的龔二。一聽洛伯之話。便將手鎗準備着。現在岱五實無可逃避。只有用決鬪殺洛伯的一法了。他想定主意。答道。好好。答應你決鬪。武器應當由我選定。說時。在武器中取出最長的刀。說道。用此決鬪。我的公證人是亨治。你的公證人自然是龔二了。洛伯稱是。洛伯從了岱五。取一柄長刀。洛伯一向做船上事業。力氣雖大。却不會用刀劍。岱五相反。自幼練習長刀。他以為要殺洛伯。非用長刀不可。所以選定的。於是二人一左一右立定着。預備動手。公證人亨治龔二。看定時刻。呼一二三口號。洛伯一心靠託在神明。多年的熱心。聚在一處。只知進。不知退。早把自身危險忘掉。撲上去與岱五

爭鬪。二人戰做一團。如此長刀很不自由。互覺不便。何人先退。便何人受害。所以雙方密接不離。戰了半晌。難分勝負。後來洛伯將岱五逼至一面牆壁處。此時二人俱有數處負傷。滿身都有血跡。岱五到底平日酒色過度。刀法雖靈。精神已經不夠。起初很勇猛。現在漸見衰弱。洛伯不同。多年備嘗辛苦艱難。做慣那用力的事。所以勇氣愈用愈足。到底非岱五可比。忽然岱五一鬆。被洛伯一刀刺入胸際。頓時仰面跌倒。洛伯便跨在岱五身上。結果他性命。這是大惡人岱五之最後。

#### 第四十八章

洛伯到底如了他多年之願。父之仇。子之仇。姊之仇。妻之仇。數重怨恨的岱五。居然殺死了。自己身上很有幾處負傷。幸虧都沒有性命之憂。於是與亨治龔二。一同出此舊屋。天還未明。姑且回到龔二所住的森林街某旅店中。洛伯的

預算。本想殺死岱五後。與龔二亨治一同逃歸英國。早已籌定了。龔二寫信與故鄉河梢村的某漁師。叫他用船在蒲隆海岸迎接。不料一到明日。昨夜的傷處大痛。不能行動。如此不自由的身體。到底難往蒲隆海岸。自己一人到不要緊。萬一連忠義的龔二。信實的亨治。也捉了去。如何對得起人。只得在旅店中暫躲二三日。此時獨自想想。岱五的死骸。留在那裏。此刻必被警察發見了。不但如此。或者已誤捕其他無罪之人也。論不定。萬一如此。如何是好。命龔二設法去打聽。豈料恩人某貴族。已受嫌疑。關禁獄中。他人無緣無故。怎樣叫他代我受罪。何況是我的恩人呢。一刻也不能遲緩。卽心生一計。自己再行化粧。扮做一個裁判所的小使模樣。忍痛入裁判所。盡力設法。又想龔二與亨治。萬一捉了去。如何得了。還是早把他們送往英國罷。是夜。卽由巴黎出發。專向無人的小道行走。居然達到蒲隆。預備妥當。卽從山路向帕丁村進發。此時在月光

下一看。那河梢村的漁舟。已泊在近旁。於是很放心。坐在石上。向龔二亨治二人說明自身難以離開的原由。命二人先歸英國。自己隨後就來。龔二道。主人你別如此說。千萬與我們一起逃去罷。留你一人在此。叫我們怎樣回英國呢。死是我們早覺悟的了。你若不去。我們也一同入獄便了。洛伯見他們不聽。卽道。你們不可如此。殺死岱五。乃爲子爲父者應盡之義務。一點也不是惡事。不過倘使將你們無罪之人。也受了殺人之嫌疑。不是我的罪更重了麼。我決不能再犯這種罪了。這帕丁附近。常有河梢村的漁船二三艘泊着的。我隨時可以回去。你們快上船罷。正在勸着。亨治覺得後面有人聲。卽道。不能躊躇了。恐怕後面警察追來咧。洛伯與龔二一聽。回頭看時。隔五六丈處。就有一二人影。向這裏趕來。洛伯乘此將二人送入海中。自己向海岸一方面逃去。此際海岸處。晚潮已來。走不多路。前途被水隔斷。後面又有警察追來。只得在崖上攀登。



過去。下面還有浪打着。行了一里光景。浪漸大。崖更險。到了一處不能進退的地方。比昔日在地獄礁還危險。并且浪漸漸的高。打將上來。不久要被他捲下去了。前後既沒有道路。仰望上面。是很高的絕壁。不可攀登。他曉得有死無生。便暗暗祈禱。以待死的時刻到來。其時浪已打到腰間。性命大約不過十分鐘光景咧。忽然洛伯頭上。有小石落下來。洛伯不免借着月光。仰望絕壁。

#### 第四十九章

洛伯向落小石的地方一瞧。方知這小石實是天助之物。只見一頭山羊。正在攀登上去。山羊既可以登。人類就沒有不可登的道理。看看他踏足處。乃樹根岩角。還可以手攀足抵。萬一一脫手。一失足。落下去便是死。此刻被浪捲去也是死。死既相同。何不把他試試。頓時發出勇氣來。一步步上去。起初左手傷痛。很不自由。後來多用了力。反不覺痛。兩手只是向堅牢的樹根攀登。足下也看

定了穩當的地方纔踏下去。手足借力之處。先將我身體之重與他的力量比較。靜着心。隨處休息蓄力。一舉一動。不敢忽略。依着山羊的足痕。升上一層。繞過一個彎。獸類實有曉得路徑的本能。他所走之處。無危險之樹根。無滑足之岩角。借着月光。看着山羊的方向。頭上一輪皓月。足下萬丈怒濤。後來到底爬到頂上了。到了頂上。橫身崖際。感謝神明之庇護。我的身體。已有警察在那裏捕捉。現在若被他們捉住。可見是無可逃遁。被他們捉到的。怎麼可以自首呢。此刻還須盡我力量。無論怎樣。須逃出警察之視線。以自由之身。回到巴黎。以自由之身去自首。他正在想着。忽聽得那路上有馬車之聲。他向那邊一看。真是天助。那馬徐徐行走。馬夫睡眠迷離。趕着空馬車過去。洛伯一想很好。即忙立起來。趕過去。說道。給你十五圓。送我往巴黎。馬夫一聽得十五圓。立刻驚醒。答道。很好。上來罷。洛伯上了車。一看那馬。說道。此馬很遲。馬夫生氣道。你別說

笑話。一點鐘能行三十里的。只有這一匹馬了。洛伯道。一點鐘三十里。那麼到天明時可抵亞佩爾。怎麼能夠走得到。如果當真能趕到。我當與你賭二十元東道。洛伯有意嘲弄馬夫。使他發奮。英國旅人。往往用金錢懸賞馬之速力的。所以馬夫當他是個好主顧了。說道。好極。一定如此。於是加上一鞭。其疾如風。到天明時五點鐘。居然已到亞佩爾。在此換了馬。再加他金錢。叫他七點鐘前。趕入巴黎。果然在六點半鐘。已達巴黎的入口岱尼斯關。這裏是入京的稅關。恰巧稅關上有兩個警察立着。他們見洛伯的馬車。有些奇怪。便兩面趕上來。要拖住他。洛伯卽自己跳上馬車臺。從馬夫手裏奪過馬鞭來。用盡平生之力。將馬的腰間痛打。馬身上一痛。便亂跳亂躍。警察無從下手。與關吏一同追趕。那裏趕得上。到轉了一個灣。洛伯探手入懷。拏出五十元光景的紙幣銀幣來。付與馬夫。自己也不管傾跌。跳將下去。勇氣充足的時候。到底不容易受傷。雖

下地時仰面朝天跌了一交。急速爬起來。走入小路中去。警察們沒有曉得。只是向空馬車追着。洛伯先到森林街。赴龔二的旅店中。預備完畢。然後到裁判所。興奮着的精神。至此已經脫力。在判事之前。只說得一句彭克邇是我殺死的。便力盡而倒。鍾林長老說至此。又道。裁判長閣下。迭遭不幸而終至上法庭待閣下宣告之這可憐的罪人。就是洛伯。就是龍沙。我並非替他辯護。不過代他陳述罪狀。他報復五重怨讎。應當處何等樣的罪。他是早已打定主意。只待閣下的公平裁判。長老說畢。依舊坐好。滿場的人。無論是陪審官與旁聽人。無不生愛憐洛伯之心。其中且有流淚的人。判事也可憐洛伯。向他說道。方纔長老所說之話。大約都是你告他的。你此外還有什麼話麼。

## 第五十章

鍾林長老說完之時。洛伯悲喜交集。淚流兩頰。幾乎忘却自身在裁判官之前。

到判事向他說話。他方始定神。立起來低聲說道。裁判長閣下。長老的話。絲毫不差。根據着長老之話。任憑閣下怎樣的裁判。我一點也不恨。但是長老還有一句話沒有說。什麼話呢。長老實與我這悲慘的一生。頗有關係。他與我曾經同過甘苦。我幼時入法國學校。頗爲朋輩所苦。他一味保護我。愛憐我。當我兄弟一般的看待。他實是我的同窗。名喚耕蘭。我卒業後歸英國。不忍與他分別。強與他同赴故鄉河梢村。我合家的人。也當他如我的哥哥一般。住了許久。他便愛起梅姑來了。梅姑若能與耕蘭爲夫婦。那是我與父親都求之不得。究竟梅姑見識淺陋。後來與岱五相愛。就把耕蘭謝絕。耕蘭這種正直的人。一生只發生一次愛情。他既愛了梅姑。沒有成遂。他因着愛情甚強。失望的程度也很強。竟致拋棄一切歡樂。去做僧侶。去做救人之人了。後來我三十年間。千辛萬苦。雙方消息不通。此刻由上帝之力。使我再會。在法庭上來救我咧。裁判長閣

下。現在的鍾林長老。實是昔日的耕蘭。我洛伯的同窗。我的說話完了。洛伯說完。再行坐下。滿場的人。個個驚異他。個個愛惜他。裁判官檢察官等。都無心再問洛伯之罪。檢察官向判事說。此案宜緩日重審。旁聽的人。無不希望減輕他的罪。但是法律最重證據。鍾林長老雖道高德重。只有他的說話。沒有證據。也不能作爲事實。所以洛伯仍送入未決監。過了三星期。判事發電報往各處詢問。於是洛伯的來歷。伍門岱五的犯罪。鐵翁梅姑琳姑寧兒的殺害。都與長老之言。脗合。俱有證據。又從長老打發人往英國。將龔二亨治二人叫來。於是證明洛伯之殺岱五。不是謀害。乃人情上不得已之決鬪。其情誠可憐。其罪就不必問。所以洛伯卽在三星期後釋放。（二黑奴因曾與伍門作劫奪等惡事。處刑二十年。）從此洛伯已看破世事。只求清閑度日。卡德克號上取得的金錢。還有些餘着。一齊捐助與巴黎倫敦的醫院。賣去夢得馬坡之舊屋。他已很可

度日。這舊屋。去年已做了有名的某照相館了。洛伯身體既自由。便與龔二亨治二人。將鐵翁梅姑琳姑寧兒等葬在各處的骸骨掘起來。另做一個大塚。從此洛伯一身別無可記。他與龔二。至今還住在河梢村。安樂度日。水夫亨治已歸愛蘭。袁伯爵旅行到英國。必往河梢村訪問洛伯。敘敘舊情。嘗嘗河梢村英國第一等的牡蠣。讀者諸君。若遊歷過英國。想起牡蠣的美味。必須往河梢村去。還可以看看洛伯的狀態咧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1 0066B



新教育  
譯小說  
**苦兒流浪記**

三冊  
八角

此書原著者為**法國文豪**愛克脫麥羅氏。譯者

為吳縣**包公毅**先生。別署**天笑生**先生。文名

噪海外。所有譯著。一經出版。往往不脛而走。有口皆

碑。先生既譯是書。自謂其原書內容。與畏廬**林先**

**生**所譯之塊肉餘生述。**同工異曲**。於男女學

校少年諸子人格修養上。良多裨益。現在英德俄日

均有譯本。世界流行。可達**百萬部**。然則是書之

價值。可以想見。况復經包先生以**生花之妙筆**

寫**痛苦之事情**。曲曲傳神。面面俱到乎。讀是書

者。與其視為小說。毋寧**視為文學讀本**

中華民國六年七月初版

(地獄礁 二冊)

(每部定價大洋肆角伍分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譯述者 卓

校訂者 冷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上海棋盤街中市
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

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

吳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

寶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達縣福州

廈門廣州潮州汕頭香港桂林梧州

雲南貴陽 石家莊 哈爾濱 新嘉坡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